

· 通俗文艺小丛书 ·

PU

YU

QIN

卜 玉 琴

(工厂史选)



出版者的話

为了响应党的大搞文化革命的号召，满足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文艺作品日益增长的需要，使优秀的文艺作品普及到群众中去，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，我們特从近年来出版的文艺讀物中挑选了一部分較优秀的作品，編成通俗文艺小丛书。

这是第一套，共25本。其中有小說、詩歌、战斗故事、英雄故事、工厂史选、公社史选、民間故事、評剧、曲艺等。

这套丛书，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、文字通俗，很适合工农兵群众閱讀。

这套丛书我們將陸續編輯出版，切望得到广大讀者的指正，共同把这一工作做好。

1960年1月

目 录

卜玉琴..... (1)

归 队..... (19)

卜玉琴

卜玉琴 口述 楊永本 刘其华 整理

在欢騰的跃进声中，一九五九年的春节就要来了。卜玉琴用白手巾包着头，正在炕上整理被格。女儿素环在清扫过的墙壁上用紙花裝飾着相框。儿子玉存向媽媽要了四角錢，上街去买对联紙去了。

相框正中，是这个家庭的全家福照片，媽媽卜玉琴坐在正中，朴实的臉上浮着微笑；素环一手扶着媽媽的左肩，圓圓的臉，亮亮的眼睛，和母亲长的十分相象；玉存紧靠媽媽右手站着，他虽然剛滿十三岁，看那茁壮的身板，很快就会长成一个魁梧的小伙子的。

“媽媽，我們的家庭多好啊！你是黨員，我是團員，弟弟是隊員。党、团、队，給



咱們占全了。待会弟弟回来，我一定要写个‘幸福之家’的横批，貼在咱家的門框上。”素环两眼盯着相框，自豪地向媽媽說。

“幸福之家”这几个字，深深触动了卜玉琴的心。要在早她怎么也难以想象，这“孤儿寡母”和“幸福之家”会有什么联系，可是今天，这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。这十年来，她經常感觉到，党就象一个慈爱的母亲，无时不在关怀着她，扶持着她，越是在困难中，她的这种感觉就越强烈。今天，她好象初到一个新地方的旅客，把这一切仔細的認識了一下之后，她对于一直扶持着她成长的党，就更充满了无限的感激。她看看女儿那匀称的身材，和秀气的眼睛，这不正是年輕时候的自己嗎？不，不是，她笑的多么得意，多么无忧无虑，而自己年輕时候，臉上是經常挂着眼泪的。她忘了回答女儿的話，思想沉

到对以往岁月的回忆中去了。

还是在小鬼子占领东北的时代，十八岁的卜玉琴和丈夫离开了荒旱的家乡到奉天来了。西瓜大两个小包，就是他們的全部家当，两个人走出南站，在馬路边上站下了，他們翻遍了身上的衣袋，所有的錢算在一起还是雇不起一輛馬車。

丈夫在南站卖小工。一天三毛六分錢只能勉强吃个半飽，下雨阴天卖不了工，两口子就勒紧褲带盼天晴，外边大雨，屋里小雨，老天下雨也是专门欺負穷人的。

卜玉琴二十一岁上，丈夫簡裕民已經是鐵路工厂的吊車工人了。数九寒天的月黑夜，丈夫夜班不在家，寒风翻天覆地的在外边咆哮着。卜玉琴吓得紧搂着落草三天的头生閨女蜷縮在炕头上。她梦见一块冰冷的鉄块压在自己的脑門上，恐惧、挣扎，最后终于醒了。她睁开眼睛，屋里漆黑

一片。外边，风仍在号叫着。她想移动一下脑袋，怎么也动不了。难道还在做梦吗？她伸出手来摸了摸头，这才发现上边窗棂上糊的报纸，不知什么时候给风撕跑了，刺骨的寒风，把她的脑门都冻木了。从那以后，就落了一个头痛病，直到现在也没有好。

孩子一天比一天多，日子一天比一天苦。橡子面吃得一家大小直不起腰来。三个孩子瘦的两股筋支着个大脑袋，小胳膊细的象麻秆。五岁的头生闺女就在那时送了命。

日本投降国民党来，是走了个老虎来了个狼，豆饼面、稻糠子，把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也吃死了。为了让丈夫和孩子吃顿顺口饭，卜玉琴也跟随别人到外地去买点粮食。在兴隆店小站上，卜玉琴背着两小包粮食在人群里吃力地拥挤着。粮食刚扔上铁板车，火车就开动了。卜玉琴拼命地喊着，

追着，車上两个好心人拉住两臂把她拉上来。車帮上的鉄扣环正好从卜玉琴隆起的肚子上划过去。接着就是难忍的絞痛，他們的第五个孩子就这样死在媽媽的肚子里了。

在卜玉琴的心里，丈夫就是她生活的主宰。老豆餅虽然难吃，这也是丈夫一把汗一把泪掙来的呀。人是鉄，飯是鋼，眼看丈夫高大的身形一天天瘦了，她常把自己碗里的东西偷偷留下来，装进丈夫的飯盒子里。

好容易熬到沈阳解放了。就象烏云散开，出来了太阳一样。解放軍一进城，丈夫就从工厂里扛回两口袋高粱。卜玉琴不懂得什么叫解放，她只注意到丈夫的眉头解开了，孩子的臉蛋也紅潤了。于是，在她那飽經忧患的臉上也开始出現了笑容。

解放大軍向关里进发，簡裕民开着八十吨大吊車投入了鉄路、桥梁的修复工作。

丈夫常常是十天半月才回家一趟。到家来换换衣裳歇一天，就又急匆匆地走了。

“你这沒明沒夜地滚着干，累出个好歹来可怎么办呀！”卜玉琴担心地问。

“說你傻你就是糊涂，吃饱喝足心里痛快，还有个累坏的？以前干活是给人家当牛馬，如今是給自己干，这可不一样哩！咱們的苦日子算到头啦！”

又一次，丈夫笑着对她说：“你还記得那年我挨了小鬼子揍，回来你整哭了一晚上嗎？小日本，国民党，都把咱工人看得比烂釘头还不值錢。現今工人是主人，厂长、主席見了面都不笑不說話。干什么活，派誰去，主任都要找咱核計核計，咱这压弯的腰杆还真有直起来的这一天啊！”

她发现丈夫真的变了。人还是那么瘦，眼睛却是那么精神，在他的身上新添了一股卜玉琴所不能理解的勁头。

解放后的头一个春节来了，卜玉琴一

早起就忙着收拾，丈夫在院子里和誰打着招呼，她意外地聽見丈夫今年拜年不再說“見面發財”，說的是自己從沒有聽過的“工作順利”。

正月天，兩個堂弟從鄉下串門來了，脫鞋上炕就張羅看牌，簡裕民不同意說：

“看牌有什麼意思，我教你們唱歌吧！”卜玉琴在灶火跟前坐着，她新奇地听着里屋唱起來“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……”的歌聲。

生活就象一盆春天的花，生芽長葉一天比一天招人愛。萬沒想到晴天里響了個霹靂，簡裕民在緊張的修復工程里因工負傷犧牲了！

這不幸的事件，使卜玉琴突然失掉了生活的中心。一個寡婦，拖着兩個不懂事的孩子。她感到眼前是漆黑一團：等着她的是比惡夢還可怕的日子啊。工人們的勸慰，工廠領導同志的開導，她都聽不進去。她

想：人死了就什么都完了。寬心話誰還不會說几句！那时素环九岁，玉存三岁，她常常抱住两个孩子失声地哭起来。“苦命的孩子，你們多咱能长大啊！”

工厂送来五百万元撫恤金。她看着錢心里想：往后的日子比树叶还多，錢可是花一个就少一个。她的眼泪把錢都滴湿了。第二天，她买来一个八錢重的金元宝鎖在箱子里：再苦再穷，也要供两个孩子念几年书，有了金元宝，就好象孩子們的前程有了保証似的。她看到过前輩寡婦是怎样忍飢挨累拉扯孩子的，她認為摆在自己面前的，是同样一条悲慘的道路。

事实不是卜玉琴想象的那樣。因为她不知道党在关心着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，也关心着她和她的孩子。这一天，丈夫的朋友張文寬到家里来了。他說：“大嫂，組織上知道你們生活困难，打算吸收你进厂子上班。你明天就去一趟，見見主任去

吧！”

一九五〇年的一月二十八日，这是卜玉琴永生难忘的一天。一清早，她用布把头发包起来，按照主任的嘱咐，到工厂来了。她一向认为，只有男子汉才可以进厂干活养家糊口。可是今天，象她这样一个大字不识的女人也要干活挣钱了。这一切难道都是真的吗？她怀着兴奋而又迷惑的心情，走进利材车间的电焊条小屋。丈夫在旧社会的经历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她认为工厂里人多嘴杂好坏人都有，一个寡妇女人还能不受欺负吗？为了养活两个孩子和自己，她下决心要硬着头皮干下去。不招人也不惹人，她感到许多想象不到的磨难一定躲在未来的什么地方。

崭新的一页在卜玉琴的生活里展开了。她意外地发现和她在一起工作的，都是些困难家属或者象丈夫那样善良厚道的人。大家的关怀使她感到温暖，她也用自

已純朴的心去關懷別人。她開始變了，她越來越愛聽報告，參加會了。丈夫的朋友們來串門，她和他們談的不再是糧食、孩子這些事，而是工廠的生產，和將來的生活，就象當初丈夫和他們談的那樣。她也越來越理解自己的丈夫了，她現在才懂得了他以前說的那許多話。

就象久經干渴的人找到了甘泉，卜玉琴如飢如渴地接受着各種知識和革命道理，她知道了小日本和國民黨時代工人那地獄樣的生活，並不是因為命苦時運背。她也知道了為什麼今天能夠吃穿不愁，明天還能生活的更好。更廣闊的天地和更美好的遠景使她淡忘了失去丈夫的悲痛。她深深感到，在共產黨毛主席所領導的每一項工作中，都包含着她自己一切希望和孩子們光明燦爛的前途。她開始感到一切都是那麼可愛，一切都充滿了希望，她感到自己渾身是勁，渴望着做更多的工作，關

心更多的事情，貢獻更大的力量。

这时，她听说丈夫的几个知近朋友都入党了。这件事把她的心搅动了一下。丈夫要活着，是不会走在他们后头的，那么我呢，共产党好，谁都知道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和他们一样呢？从那以后她常常叫住他们，打听入党的条件和要求，她常常暗自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。几个月以后，卜玉琴把老刘叫到家里，桌子上纸笔都准备好了，她请求老刘替她写了一张入党申请书。第二天，她鼓了鼓勇气，把它交给了组织委员王思福。

党是母亲，她不但关怀着卜玉琴，而且在培育着她，在第一批脱产扫盲的名单上，卜玉琴的名字被写上了。读书这件事，卜玉琴把它看得不知有多么神圣！她从来没想到自己这一辈子还能念书识字。三年来，卜玉琴没有哭过了，但在今天，两颗晶莹的泪珠打湿了她的新书的封面。

在課堂上，她全神貫注地听着，念着；下課后，吃飯、走路，嘴里都在念叨着。她記起了听报告时一边听一边忘的苦楚，記起了自己不会写申請书的难处。沒有文化做工作的各样困难，都一下子来在了她的脑子里。好記性还不如烂笔头呢，党送来培养我，我就拚上命也要学好它。

这时素环已經在六年級了。她常常在灯光下考問媽媽。卜玉琴感到一天的時間是那么短，怎学怎記也跟不上趟。每天，她躺在炕上打发走第一陣困倦之后，就会在深夜的一点鐘突然醒来了。这时滿天是閃爍的繁星，周圍一点声音也沒有，她的脑子是那么清晰，白天学的东西都清楚地浮在脑海里。她輕輕打开灯，惟恐惊醒了甜睡的儿女，然后就讀着、写着，一遍又一遍，直到繁星隐退，曙光照白了窗紙。

三个月很快地过去了。卜玉琴攻下了文化堡垒，荣获了二等模范學員的称号。

隔不几天，在难忘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，卜玉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。

回到車間以后，卜玉琴以火样的热情投入了工作，她热爱每一个工人同志，也热爱着自己的工作。她給大家讀報，記事，当記錄，她也坚持了参加夜校繼續学习。她要求自己严格，也不放松別人。王福成是个頂呱呱的鉗工，可是一学文化就头痛，常溜号不去，卜玉琴三番五次地去找他，一次两次还挺客气，第三次上王福成不耐煩地說：“你积极你去吧，还老招着我干什么！咱生就不是拿笔杆的材料，不受那份洋罪啦！”几句话噎的卜玉琴半天上不来气。可是第二天，卜玉琴又到王福成家里找他去了，这回不是催他去上課，而是帮助他补习。一天、两天过去了，王福成笑着說：

“卜大姐，就凭你这个耐心法，我也